

再婚

李文华 著



李文华 著

再婚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婚/李文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63-1823-7

I. 再…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931 号

再 婚

作者: 李文华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94 千

印张: 19.2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23-7/I·1809

定价: 2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	初夜惊魂·····	1
二	阴影·····	7
三	义妹·····	24
四	午合·····	37
五	魔窟·····	49
六	离婚·····	58
七	杀手铜·····	75
八	腥香·····	90
九	一夜风流·····	100
十	旋涡·····	109
十一	“爸爸不要！我怕”·····	120
十二	回首怆然·····	132
十三	媚谏·····	141
十四	“坏东西！不许胡说”·····	149
十五	分道扬镳·····	156
十六	麻烦来了·····	166
十七	绚丽的乐章·····	178
十八	阴霾下·····	187
十九	母子情毒·····	200
二十	心针·····	207
二十一	钟情时刻·····	217
二十二	金梓！金梓！金梓！·····	230
二十三	阴差阳错·····	242
二十四	妒恨·····	256
二十五	断指承情·····	265

二十六	伤情时分·····	275
二十七	晴天霹雳·····	286
二十八	渴望·····	295
二十九	痛不欲生·····	310
三十	她回了原来的家里·····	322
三十一	沉重的翅膀·····	340
三十二	哪堪分手·····	350
三十三	滴血合同·····	355
三十四	意外惊喜·····	366
三十五	家里家外·····	375
三十六	穷途末路·····	393
三十七	异地重逢·····	403
三十八	美好的午夜·····	420
三十九	爸爸哭了·····	431
四十	迷离世界·····	449
四十一	石破天惊·····	463
四十二	隐情·····	479
四十三	迎头痛击·····	497
四十四	哦,天! ·····	503
四十五	夜半敲门声·····	517
四十六	无奈的选择·····	534
四十七	断肠情怀·····	544
四十八	童子心·····	553
四十九	魔鬼的影子·····	566
五十	遗嘱·····	576
五十一	生死时分·····	590
五十二	永别·····	597
后记	·····	608

一 初夜惊魂

双秀回到家已是黄昏了。

她去内蒙古参加一个文学主编研讨会，返程几天，一路又脏又累，回来后急忙烧水洗澡。

内蒙古大草原那浩博的气势、那鲜活顽强旺盛的生命气息仍在她胸腔鼓荡，她在水里浮想翩翩，妙思迭迭，深情地唱起了这次在草原上学来的民歌，在水中踢踏舞蹈起来。

丈夫回来了，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和朗朗笑声。

她倏地从水里跃出来，美人鱼般潜入门后，准备跟他逗个趣儿。

浴室就在正门边，近在咫尺。

丈夫唰啦啦地掏钥匙开门。她摸一把脸上的水珠，想象他被吓的样儿，兴奋得抖肩膀偷笑。

门开了。刚开一缝儿又被猛地拉上了，只听丈夫在门外慌张地说：

“啊，她回来了，快走。快！”

“你怎么知道？”一个女人疑惑的声音。

“灯亮了。”他说，“早上我走时关了的，儿子又不在。”

“哦。”

“快走。明天见吧。”

有急促的脚步声下楼去了。

她逃进浴室掩上门，心狂跳，气都快要上不来了。

丈夫进来关了门就再没了声响。

她瞪大眼睛呆了许久，喘了许久，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她身子一哆嗦，跳进浴盆不顾一切地把水龙头放到最大

限,让刺骨的冷水浇到身上,浇得她快要窒息过去了一般。

是过道的灯报了警!

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呀!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她要冲出去让他解释!让他说清楚!

她手颤抖着把住门,身子软弱地抵着,不走出去。她知道她出去就是鱼死网破。十余年的恩爱夫妻了,他们还从没有红过脸呢。她不想打草惊蛇,要等把事情搞清楚了。

她强硬地遏制着自己。

火气被逼回到了心里。心里成了一片呼啸的火的海,拍岸惊天,势如狂飙。啊!轩辕!你不要这样冷酷!你不要把我抛弃,我是热爱你的!哦,张森!……张森!……张森!

轩辕此时正在沉睡中。

轩辕市坐落在中国西北部那块世界上最辽阔、最完整也最古老的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曾是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海!海边森林茂密,草木榛榛,珍禽异兽成群结队,气候湿润和暖,土地肥沃润泽,到处奇花异卉,郁郁葱葱,四季如春,美丽神奇而富庶。当年轩辕帝在这里巡猎,周祖在这里奠基,中国农耕文化的先河从这里开始。地以人名,世世代代便有了这“轩辕”的称谓。曾几何时,地公作舛,一夜间沧海变桑田……万丈厚土庞然覆盖了偌大的海面及原有生态,厚厚实实地展现给人们一个无边无际的荒原,一个旱原,一个贫(平)原!——水不见影儿了!人们只好靠天吃饭,掘地为穴,吃尽了苦头。至今,刀劈斧凿般的残垣断壁、山谷间还裸露出毛细血管似的河水、泉水,昼夜不停地呜咽着,人们说这是大象母亲的眼泪和乳汁,是来哺育她尚不知绝命的子孙们……这里曾叫轩辕塬、轩辕互助组、轩辕公社、轩辕乡、轩辕镇,1983年建市后又叫轩辕市了。

段双秀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已有十多年了。

回顾那走过的岁月,走过的路,她恍如梦中。

1977年新疆建设兵团撤销,当时都是该团舞蹈演员的她和丈夫张森面临着新的选择。这时张森家乡政府来函称:“……轩辕将成立歌舞团,悉闻您夫妻在舞蹈事业方面卓有建树,诚望一同回来担纲,共建家乡的歌舞殿堂……”张森欣喜若狂,极力鼓动她同去,并把家乡夸得天上人间仅有,说是伊甸园式的人间乐园,风光明丽,人情醇厚,回去了可以发挥大作用,成就大事业永辉天地。她被说动了,带着创业者的兴奋来到了轩辕。

她涉足这片土地时,这里是什么景象哦!

遍地坑洼,一片荒凉,高原空旷得令人发悸,到处鸦雀无声,人们都褴褛、土气,呆滞而木讷;贫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街上基本没有什么高大建筑,不过一些低矮灰色的小平房,行人稀少。当时有句笑话:“轩辕街上跑过一只狼都没有人撵。”

那时遇到天下雨,到处都是尺把高的泥浆,行人多数穿着高腰雨靴,裤腿挽到膝盖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蹒跚而行,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深坑里弄得一身泥。小孩上学都拥在父母肩上,或掖在大人胳膊窝里渡“河”去。天一放晴,赤辣辣的太阳蒸晒,泥河很快又变成了松软的泥巴,经人踩车碾,不几日便成了稀汤汤儿的溏土。溏土常常厚达半尺,走起来噗哧噗哧直冒直响,溅人一身,躲都躲不及。如果再遇刮大风——风逞土威,土乘风势,卷得遮天蔽日,尘土足能埋人,真是土天土地土人,土的世界!

记得她来的那天,班车在昏茫茫一片地里停下来,她回头看车里的乘客全是土色,想自己也一定是土色了,眨巴眨巴眼,感觉眼里很涩,嘴里很牙碜,冲车外看,只见一片旷野没有车站,黄风在呼啸,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浑沌。哦!天哪!她忽然怕了,不想下车了,想跟着班车返回去。

他一手抱孩子一手殷勤地扶她下车。她难为情地站起来,身不由己地下了车。刚一出车门,风像一只恶魔的手“哗”地将她头上的丝巾揭跑了,一瞬间卷出几十米远,飘飘摇摇,她的魂儿也似

跟着飞了。

张森把怀里的孩子塞给她，跑去追丝巾，卷进了黑风旋涡，忽隐忽现，忽上忽下，追出足有几百米远。

她脚下的土被风唰唰地揭起，又唰唰地迎面扑来，小石子和土砾子打得她脸生疼，她犹如站在惊涛骇浪里，心里害怕就扯开嗓子叫张森快回来，土扑进她的嘴里呛得她直咳嗽，而张森根本听不见她的呼叫声。

张森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气喘吁吁地提着丝巾回来了，像刚从土里扒出来，还一副胜利者的样子，跑来亲切地把丝巾又围上她的头，绾得牢牢的。

“这一下该回家了！到家了！”

他温柔地拥抱她和孩子，把孩子接过去。“这天太不争气了！风过了就会好的。”她便不忍说什么，硬压下心里的一片懊悔和责难，顺从地被她拥着去了。

来到所谓的街道，她又在风里站着等了好久。他去找了辆手扶拖拉机来，拉着他们一家三口回他农村的老家。

“这是嫂子吗？”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还算机灵。

“嗯，就是！”他满骄傲的样子。“这天太不争气了！”

路上风更大。他用风衣把她和孩子包起来，拥在怀里惬意地在拖拉机上抖着，路坑坑洼洼不说，还有偌大的壕坎，抖得她坐不住就蜷在他怀里，有时几乎要将他们一家三口颠下去。

她心里又乱又悔，凉透了。这是什么“人间乐园”！什么“典型的田园景致，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简直太离谱了。但她觉得他是太爱家乡了，才把它说得那么美，那么好，此刻她还能说什么呢！

回到家的情形是可以想象的。她第一次见地坑院，第一次进土窑洞，第一次住土热炕，犹如到了外星，陌生而恐惧，忐忑不安，总怕土窑洞塌下来；热烘烘的土炕散发着泥土味和牛粪味，高得像在舞台上，主人火一般的热情，孩子们趴着炕沿儿像看星星一般好

奇地看她；鸡叫狗吠，煤油灯芯如豆……

第二天天放晴了，田园无比亮丽地展现在她面前，像华美的织锦，桃花、梨花、杏花、油菜花，形形色色的野花竞相怒放，一望无际的麦田翠青碧绿；天穹无比高远爽朗，白莲花似的云彩飘逸着……这多少给了张森些面子，他笑盈盈地带着她去田野里踏青，拜访了他的六亲、族人。面对纯朴得像黄土一样的庄稼人和对她火一般的热情，她硬压下懊悔，决心在这里开创新的生活。

她来的第二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在这里拉开了会战的帷幕，年产百万吨石油，集探、采、炼为一体的石油化工基地在这黄土高原上诞生了；加之后来建了市，一切都非比寻常了。

建市的第二年大街小巷硬化油化了，地下水处理也有了——有风而无尘，有雨而无泥，街道明净整洁了。短短的几年中，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商业网点星罗棋布了，市民和外地人洋洋洒洒涌进城来经商，街道上摩肩接踵，热闹繁华起来。

张森家住在郊区，双秀过着城乡两栖的日子，心情慢慢踏实舒畅了，对生活 and 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

环境可以改变人，这是一点不假的。她那舞蹈家优雅高贵的风度，带着洋味儿的华光四射的风采，爱旅游天真烂漫的性格，海阔天空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现在都已沉入了生活的深处，表面的她越来越沉静、越来越稳练了。

段双秀，中国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段姓军阀的后裔。她的父亲是个军阀，曾据土一方，称王称霸，民国十五年归依了蒋介石，成为一个师团的副首，鏖战疆场，屡建奇功，显赫一时。他有过八房妻妾，民国二十三年正房去了美国，二、三房去了加拿大和法国；又过了两年，四、五房分别去了厦门和香港，六房突然早逝，最受宠的七房跟副官私奔了。解放前夕年近六旬的他孑然一身，弃暗投明，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团的副司令。一九五二年经组织介绍（实际是分配），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婚后次年生了她——段

双秀，乳名珍珠。一九五五年春，他被特准携家眷游历欧美，后在法国定居了一个时期。段双秀是他的掌上明珠，一直随父母游历、定居，在溺爱中长大成人，深受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成了半个“洋人”。一九七二年秋天，她父亲病危回国，善终于新疆，时年八十三岁。那年段双秀的母亲才三十六岁，段双秀十八岁。母亲次年与父亲的一个副官结了婚，又生育了三男两女。双秀在法国时就读于法国国立舞蹈学院，回国后上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分回了新疆，在新疆建设兵团歌舞团从业，与已在该团的张森成了搭档，成了一对舞伴、情侣。婚后次年有了儿子张圆，第三年就跟张森回轩辕了。

回来面对的是一片失望。成立歌舞团的事终因倡导者调离而泡汤了。他俩一筹莫展，闲置了一年多，后来张森被安排在文化局当干事，她被安排在群艺馆。不甘寂寞的她又续上了作家梦，在编辑馆里的双月号文艺刊物《群星灿烂》的同时兼搞文学创作。张森在行政上干了几年没有起色，便承包剧院下海经商了。

她有时感觉，过去的那个偎依在父母身旁遨游欧美大陆的洋小姐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天之娇女；那个翩跹于法国国立舞院，捧读小说于花径溪边做着世界级舞蹈家、作家梦的美丽女子也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天外的幸运儿；那个倾倒亿万观众风姿绰约艺绝天下的舞蹈家更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当她稍稍地把这一切与自己相联系时，就会产生出强烈的懊悔与失落。

她常莫名其妙地遥对天边的亮光说：

“我来了！我会来的！——无论路程多远，有多少坎坷和艰难！”

他平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四肢舒畅地展开着，发出均匀的鼾声。夜深了，她百感交集地站在他的头端，看着灯光下的他，仔细地刻骨铭心地看着，心里波澜起伏，彻骨彻肺地痛楚。

他还是过去的样子，岁月没有给他棱角分明、俊美诱人的脸上增添什么或减少什么。他脸上荡漾着纯真动人的笑意。这笑意不是他在做梦，或他心里有什么乐事，而是浸透在他粉白色肌肤里的一种美色。

他，轩辕一个农民的儿子，不仅生得灵光俊美，且运气亨通，小学毕业当了兵，在部队为首长做勤务兵，一次文艺汇演中表演了一个英姿勃发的独舞《高原鹰》，博得了官兵的一致好评，被层层选拔上去参加军部举办的文艺汇演，从此选留到了新疆建设兵团歌舞团，成为令许多农村兵羡慕不已的吃国家饭的正式演员。接着奇迹般地成为歌舞团的台柱子，以其灵秀之气与超群的舞技赢得了许多女演员的爱慕。这年春天，段双秀犹如一颗璀璨的星降落在这个团里，立时秀盖群芳，自然而然成了他的搭档。不久，他们便有了那令人羡慕的恋情与姻缘。当年他们相映成辉，闻名遐迩，红了整个葡萄城和军营。如今离开得天独厚的舞台，他不得已下海经商又红了起来，成了许多人注目的对象。

她被迷雾包围着，孤立无援地望着沉睡中的爱人，如处无人的沙漠，不知生命之舟将驶向何方。

二 阴影

他一夜没有上床，天不明就悄悄走了。

天亮后她想到了儿子。儿子昨夜怎么没回家？她扑去抓起电话要问丈夫，却放下了。

她去学校找儿子。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儿子张圆下课后看见妈妈跑出来。

张圆取了父母的优点，长得漂亮可爱，已和母亲齐肩高了，在

同学中格外亮活。

“昨晚。”她说，“你昨晚怎么没有回家？哪儿去了？”

“我在爷爷奶奶家。”张圆说，“你走后爸爸就出差了，把我送回去，说等他回来了再接我。”

她一惊。

“这一段你一直没回家？”

“嗯。”

“爸爸没说去哪儿出差吗？”

“说出去了才决定，一下难说准。”

她愣住了，立即意识到一种情况。

张圆看着同学们在玩，急着要撒腿跑。“妈妈，我玩去了？”

“去吧。放学回家。”

路过剧院她见着了肖禾。肖禾是张森的副手，一个她的崇拜者和追求者，曾被她不客气地奚落了一顿。

寒暄了几句，她说她刚外出回来，问张森是不是出远差了。肖禾肯定地说没有，邀她进去坐坐，她婉拒走了。

她的直感被证实了，她逃似地回到单位，把办公室门关起来，又急忙出去，躲开思想的大门，不敢去想。

馆里会议室吵翻了天，正在讨论集资装修馆里舞厅的事。

双秀进去挨宋美英坐下。宋美英亲热地凑到双秀耳边悄声：“几时回来的？”“昨晚。”“那怎么不多休息两天！急着上班，谁知道你回来了。”“来找你说话儿。”“有事吗？你脸色不好。”“有一点儿，会散了再说吧。”趁着大家争论得热闹，宋美英把双秀拉紧了继续她们的悄悄话。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昨夜我梦见你了，梦了整整一夜，为你哭得我头痛，你看我这眼睛。”

双秀果见美英眼睛红肿，问：

“你梦见我做什么？”

“梦见你跟别人结婚呢。你打扮得跟刚来时那么漂亮，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去参加结婚典礼，之后就要远离这地方。我想到你把张森和儿子撇下不管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一心想把你劝住，哭着豁开人群去拉你，说‘双秀呀，你听我的话，你不要走这一步！你千万不要任性，你走了张森和儿子怎么办！你怎么就能放心得下！’你说：‘我不管，这由不得我。’我说：‘怎么由不得！你不结婚不就完了吗！’你还是要被他们拥着走，我想你们那么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散了，伤心得哭啊哭，哭得一塌糊涂，心都快要哭出来了，又恨你又不知道你为什么耍那样，急得到处跑，又跑去拉住别人说：‘你快劝劝双秀吧，让她不要走……’人们都诧异地看我，人人都一脸的冷漠，你更是没有一点表情。正哭得揪心，之韵把我摇醒说：‘你做噩梦了，把我吓得。’我醒来知道是梦，才放心了，心里笑说：‘怎么做了这么个梦。’就给之韵说，之韵说：‘这是你太牵挂她了。快睡吧。’我说我没有想到过这些，怎么会梦？之韵说‘梦是反的。’你说好笑不？”她说得流下了泪，用手帕擦着。双秀心里更不适了，陡然生出不祥之感，不由愣愣地看着朋友。

“馆里最近没有什么事吧？”许久双秀问。

“就为集资的事一直在嚷。”

“怎么还没定？我走前就讨论着。”

“没有钱呀。大家都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行。”

“为什么有钱还不行？”

“咱们单位你不知道嘛，那几个‘人王’不同意的事，谁敢说同意？他们早在下面串通好了，不同意集资，硬抗着看馆长的笑话。谁敢违令，不想活了！所以都跟着瞎嚷嚷，气得馆长没治。”

“馆长也是为了大家，又不是给自己家里干事情。”

“你甭管，坐着听就行了。”

“噯噯噯！静一点！我讲几句。要把事业搞上去，就得搞钱！否则永远是个讨饭的，什么事都干不成！永远长不了！”

馆长把大家的嚷嚷声镇下来，斩钉截铁地大声说：“改革，改革，改革干什么？就是要有钱花！就是要想这个办法！……大家咬咬牙，勒紧裤腰带，豁出两三年少吃少喝，不穿或少穿新衣服，把命拉住就行了！给咱们每人拿出五千元来，把咱这舞厅装修一下，然后咱们好好经营。只要把钱挣下了，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弟兄们！姐妹们！就算我这个当家的求大家了！每人集五千元行吗？咱是有指望的，集起来很快就会还给大家。同意吗？啊？同意的举手！”

馆长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渴巴巴地望着大家，喊问了几遍竟没有人应声，也没人举手。双秀刚要喊“同意”，被宋美英猛操了一把，吓得回头看，手刚举了个半截也被宋美英拉回了。

馆长拍桌子，急躁地：

“同意的举手！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人同意！”眼里闪着火光。

谁也不举手，也不出声。会议室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寂静，人们都低着头或把目光瞥向别处，不看馆长。

馆长跌坐下了，忽然又抬起头，冷峻地一个一个扫视大家，目光如探照灯要把每个人的心看穿。看到双秀，她机敏地把左手举了起来，一脸的支持与理解，馆长看不出地苦笑，会意地点了个头。

“活该穷死我看！妈的当什么馆长！”

馆长气恨恨地砸桌子，颓丧地低下了头。

“嘿，馆长当到这份儿上了，才真活该。早知道有这一天的。”

曹天术对身旁的刘承东说，声音之大，几乎所有人都能听见。“以为馆长就好当得很，别人都是傻子，就他聪明。哼！这会儿才知道了。”两月前曹天术报账被馆长抽掉了几张假发票，还给训了一顿，这气憋得曹天术肺疼，正愁没地方发泄，机会终于来了。话越说声音越大，几个讨好他的人在偷笑，暗暗叫他“怪猫”，跟他开玩笑贴他，表示欣赏他的勇气，有人吓得吐舌头，忙看馆长的表情。

馆长怒火中烧，想发作但怕把集资的事弄砸了，就一忍再忍，

喝水又抽烟,佯装没听见。

陆永平本地人氏,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是当年的高材生,曾被誉为“中国西北最有才气,最有前途的国画家、书法家”,可惜当馆长后再没见有惊人之作问世,上任三年给馆里盖了栋办公楼、一座两层的展览厅,这就把个白白皙皙、清清秀秀的斯文画家、书法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坐下来不显眼,站起来身板都有些弯了,原来说话声小,还有腼腆羞涩之相,现在说话能冲倒墙,没了耐性和儒雅气,眉头很少展开过,细细儿的皱纹绕眼睛蛛网似地布开,难得他开怀大笑,眼里闪烁着着急的火光,身上总热辣辣的,眼睛总是红的。

过去清高自持的一个人,当了馆长后常用字画之类讨官们的欢喜,这使他在美术界和同事间大大跌价,甚至有人公开说他变俗了,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现在美术界已基本没人跟他来往了,他由一个红极一时的美术骄子变成了一个美术界的丑小鸭,被人们遗忘和嫌弃了。

他拗得要命,认准的事就要钻到底。一些美术界老前辈现在提到他,还为之叹息,说:“唉!可惜那块材料了!他要不当那个馆长,也许能成大器。可惜了!”

都怪那一年在一次大型活动上他的一个独具见解的发言让局长看上了。当时馆里领导之间正在闹矛盾,搞得水深火热,局里几经调解不下,就来了个快刀斩乱麻,把原班人马全就地免职了,任命陆永平当馆长,实行馆长负责制。陆永平推辞了几日,最终经不住当官的诱惑,加之当时馆里有人公开说:“陆永平是个画画儿、写字的,根本不是当官的料,给他个馆长他还不知咋当哩,量他不敢当,当上非哭鼻子不可。”

陆永平听到这话就把馆长当了。就职会上他干巴巴给大家许了三大愿:“一是想办法建一座办公楼,让大家从破烂不堪的平房搬到宽敞明亮的楼上去办公、创作;二是建一座像样的展览厅,作

品展出时不用再到处去求人借地方；三是争取闯出一条挣钱的路，改善馆里经费拮据的局面，给大家把福利办好。当时馆里谁也不敢相信这会成为现实，还以为他是婴儿不知世事难，胡夸海口。不想磕绊了三年，前两件真实现了，这后一桩难得他一头一头出汗，行不通愁得寝食不宁。

说来很有意思，上届的官们特别喜欢字画，尤其对国画偏爱，他便忍痛割爱把苦心收藏的名人字画一幅一幅地咬牙送给，借以要钱建馆、盖展厅。去年老人手换了，新人手对字画儿一点不感兴趣，他便没了招数，无计可施了。现在要钱如要命，事事令他头痛。上个月他又故伎重演抱着侥幸心理把最心爱的一幅国画带去找财政处长要钱，可人家连看都不展开看一下就顺手立到了身后的墙角里，没立稳“咚”地倒地也不去拾，好像那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他心里疼得直咯，真想过去拿了就走，可钱没有要到手，就强忍了。出了财政局的大门，陆永平痛心疾首地痛骂自己“亏先人”，决意动员本馆职工集资装修。他知道大家确实没有钱，可他无法忍受这难堪的局面，总想把这事硬弄开去。

他渐渐忘了自己是个画家、书法家，已久不动画笔了，从早到晚为钱着恼。这次集资动员时他想到这些，讲着讲着潸然泪下，真应了那些人的话了，回去让他懊恼不迭：“淌什么尿水子！男人流血不流泪，丢人死了！”对手们却为之快活了些日子，笑了些日子，说：“他陆永平只能是这个下场！他哭鼻子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我们早不是预言了嘛。”

会议室憋闷得人快要窒息了。

文艺部主任高跃日子确实紧巴，二老、妻子、儿女，一家六口靠他一个人养活，可他平时从不叫苦，趾高气扬的神气常让人误以为他是个公子哥儿，帽帽鸡头朝天扬，脖子又细又长又硬，直勾勾的，偏又是鹰钩鼻子，卷发头，黄眼仁，精神抖擞，活是一只骄傲的公鸡；他生就一副好嗓子，唱起来日明月朗，千里滔滔，他在外面偷偷